

陈染作品自选集(上)

危险的去处



光明日报出版社

陈染作品自选集(上)

危险的去处

陈 染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陈染作品自选集

陈染 著

目 录

●世纪病	(1)
●定向力障碍	(19)
●人与星空	(27)
●消失在野谷	(53)
●小镇的一段传说	(72)
●纸片儿	(85)
●不眠的玉米鸟	(101)
●孤独旅程	(118)
●麻盖儿	(142)
●潜性逸事	(160)
●麦穗女与守寡人	(192)
●饥饿的口袋	(210)
●秃头女走不出来的九月	(229)
●与假想心爱者在禁中守望	(239)
●巫女与她的梦中之门	(264)
●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	(284)
●沉默的左乳	(335)
●站在无人的风口	(356)
●嘴唇里的阳光	(373)
●时光与牢笼	(393)
●破开	(411)

世纪病

一 山子失踪了

过完寒假的第一个星期我就逃学了，我深深陷在一件动感情的事件中，这件事把我的生活搞得昏天暗地。我于是在学校给班里的考勤员写了个字条：本人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第六年冬日夕阳沉落时分用左轮手枪结束生命。

一提左轮手枪、自杀什么的就让我兴奋，就如同我说脏话一样感到一种刺激味的快乐。最初我学着说脏话时只是为了潇洒一下，那时说得很吃力笨拙，后来越说越帅，瘾也就来了。有一阵，我若不说出那个要命的×，心里的痒处就好像没法解决。

整个中文系都知道我是个爱恶作剧的女孩，所以同学对我的那个字条压根儿就没往心里去，他们知道我又陷到自己制造的世界中去了。

那件使我的私生活昏天暗地的事并非出于我自己，而是我的男友，确切地说是我男友的傻子妹妹被人强奸怀孕了。其实这本来碍不着我的事，可是后来有一天我男友的母亲把常去家里的男孩儿并列一排站在傻子面前时，傻子咧嘴一乐，一手指定她

的亲哥哥。从这天开始我就像中了魔一般神魂颠倒，我的男友也是从这天开始失踪了。

我的男友叫山子，他是那种高大彪悍的小伙子，低前额厚嘴唇，一副运动员的体魄，完全是力量的象征。我和他站在一起很不相称，我全身的热量都让脑子偷去了，所以那儿很发达却留给我一副瘦小的身架。他常常一只胳膊就能把我悬起来。我们在那个地方——也就是我想用左轮手枪朝自己的太阳穴点一下的那个地方很少有对等的交流。然而，当他一条腿跪在地上把头枕在我膝盖上时，那种眼巴巴望着我的痴痴的真劲儿和他的粗大的手指留在我小腿上的轻轻的抚摸，总能让我深深地陷在一种磁场中，我全身就像通了电一般麻酥酥起来。我不知道这是否是爱情。

在学校里，我颇有几位智力相当的男朋友，我们也很要好，可就是和他们在一起总让我忘掉自己的性别，我以为我和他们一样是男孩儿或他们跟我一样是女孩儿。特别是在探讨什么“人生到底是不是一场死缓”、“太阳灯能否替代旷野里的阳光”和“死到底是不是最高艺术的完成”这类扯淡的问题时，即使他或别的他把手放在我最敏感的地方我也没有任何感觉。

我和山子虽然在智力上并不对等，但他的确说过一句大智大慧的话，我想那可能是他一生最高的智慧了。那是有一次我给一本流行文学刊物写了篇故事，我想给它起一个让所有的人都感兴趣的题目，于是我问了山子，他严严肃肃正经经一丝不苟足足想了十分钟之久，冷不防冒出来“鸡巴旅行记”，我当时差点笑晕过去。这是我和他唯一的一次“探讨问题”。他不是愚到了傻瓜蛋就是聪明到了天才。

我对山子有一种天性的依恋，他有一种魔力。山子的失踪的确让我感到肉体 and 灵魂的离异。每天每天，我的心智和肉体就那么别别扭扭生生硬硬地强行组合在一起，支撑我走路和说话。于是我常常在要吃饭时却走进厕所或者该哭的时候乐起来。

山子的傻妹妹我见过一次，高高胖胖的女孩儿，和我同岁却比我身体发育得充分，光会哭和乐不会说话，由于心里一片空白没什么可分神的事，于是全身的劲儿就都用来吃饭和拉屎。山子的父母是那种顶规矩顶本分的知识分子，他们总是那么客客气气相敬如宾，让人看了总以为他俩在演话剧。他们最大的苦恼就是女儿每次的月经，这弄得他们狼狈不堪——当着这么大的哥哥她却肆无忌惮地把月经弄得满房间哪儿都是，他们在那几天总要围着女儿团团转，生怕她干出让人尴尬的事。山子的妹妹的怀孕，终于使他父母的戏演到炉火纯青的地步——目标一致，追查元凶。

二 M 得了国际流行性感冒

两年前也就是我上大学一年级的時候，还是个腼腆羞涩的女孩儿，见了生人就哆嗦。有一次在一个小站遇到耍猴的，那个蹦来跳去的猴子让我同情极了，几乎落下泪来。这时候那只可怜的猴子过来掏我的兜，耍猴人在一旁低声下气说：小姐可怜可怜吧！我那天一个零钱也没有，掏出一元钱递给它，弄得旁边所有的人都看我，我的脸刷地红了。其实，我真正是个穷学生，但我总是像个财主似地对钱那么不在乎。

那天，整整一路上我都想着那只肮脏的猴子，并为自己的

脸红而懊恼。回到家见到 M 后说的所有的话也都是关于那只猴子。当我说到脸红的事时，M 理解地一笑：“以后就不会脸红了。”

我真的应了 M 的话，现在我真成了厚脸皮，而且成天价胡说八道，有时候我自己都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M 是我的母亲，也是我无话不说的用不着一点掩饰和做作的朋友。她是那种在风花雪月、阳春白雪教育中长大的高级知识分子，我小时候的性格多是从她那儿潜移过来的。她已经是那个历经沧桑的中年女人，但却还是经常说一些我都不屑用的酸词：什么“我心残缺”、“我求鱼得蛇我求食得石”。当我第一次在她面前说出那个要命的×（我现在不说了，因为我偶然从一个朋友那儿知道了它的含义），她倒脸红了。但她确实是那种爱女儿爱得不得了的女人，她发现我说脏话并没有改变我那种见了生人就说不出话来的熊样儿，于是她也就任我的性儿了，她不想让我成为一个在模子里长大的或是在雕塑家的刻刀下成型的女孩儿。这样，初次说脏话的尝试以后，我便得寸进尺起来。以至于当我有一次和她开玩笑无意中说出“去你妈的”时，我立刻感到失言，然而她却并没有急，而是说：“我告诉你姥姥去！”她实在可爱得像个小孩子。

我管她叫“太太”、“大人”、“M”还有时叫 PIG，倒不是她胖，M 是个极瘦弱的女人，但她的属相是猪，反正我很少叫她妈妈，除非有客人需要使用外交上正统规矩的语言；她大多时候叫我“儿子”，尽管我的长相、身材是个道道地地的女孩样儿。我们很默契。

山子的失踪，给我们家带来懊丧也带来瘟疫。那些天，我和 M 如痴如醉地沉浸在流行性感冒中。M 首当其冲，我第二

个冲上去。她高烧好几十度，我却没有烧起来。或许是我善于摸索自己的感觉，哪个地方生出哪种类型的不舒服我都能马上找到对症的药；或许是我的体质越来越不如小时候，根本就烧不起来。反正我除了满脑袋的鼻涕眼泪以外，没有更大的痛苦。

M，也就是我的母亲一有病就躺在床上哼哼或者独唱，唱的都是老掉牙的歌，并不是为了唱歌而唱，只是为了发泄。有的人说，大声叫喊哭去火，也许 M 的行为和这是同样的道理，是生理需要。

“发烧你怎么就不呢？”高烧弄得她语无伦次胡说八道。

我现在是家里唯一的好些的人。于是寻问了她的感觉，找出适宜的药让她吃了。

“哎，我简直成了你的妈了。”

“那你就当小妈吧。”

“那你是我什么？”

“小姐姐。”

母亲说话实在像个孩子。我直想笑：“那咱俩什么关系？”

“姐妈关系。”

真能胡抡！

我满心想着山子，想着山子正在漂泊流浪。很早以前有一阵，我曾像当年欧洲人崇拜拿破仑或堂吉珂德崇拜骑士风度一样崇拜这流浪生涯，这个使人感到没家没业、孤独疲劳、艰辛磨难的字眼，曾那么强烈地吸引过我，大概是我有家有业物质享受惯了的缘故。现在轮到山子真的漂泊流浪去了，我却无比悲哀，仿佛自己也没着没落一般。

M 一个劲儿地在床上哼哼，大概是感到憋闷。据说全世

界都在流行这种病，有人称之为“世纪病”，我不懂那玩意。只是从书里或电影里我知道美国人的症状反应是狂欢、暴饮、纵欲、歇斯底里；我们中国人比他们有涵养得多，我们在拼命地搞事业谈主义。只不过有时忘记屁股长在哪儿，但那只是偶然的片刻遗忘症发作。屁股是个顶倒楣的地方，拉屎时受冻，挨打时受疼，我们总是忽略它是人体的中坚环节，比如坐着时没有它就不行。可是有人偏偏看不到它的价值，几乎忘却它的存在；或是把它看得过于神秘而做出不屑于说的姿态。

这会儿，M 感到饿了，我给她做了汤面并放了无比多的姜粉让她发汗，可是她忽然想起吃那个我们家八百年也不做一次的饺子。尽管我心里让山子的失踪搅得一片昏暗，但还是强打精神做起了饺子。我什么事都爱走捷径，所以选了一个做起来简单又神速的办法。当我把奇大的饺子端给 M 时她一看就饱了：

“你做的是军舰。”

天呀！

三 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我第一天坐在教室里的时候，发现同学都向我投来陌生或淡漠的眼光。那天是一个被中国古代一位多愁善感的女词人描写过的天气：“乍暖还寒时候……”，我穿了一件人造毛的黑红花纹的外衣，颈上系着一条黑色纱巾，看上去又忧郁又死气沉沉。我当正正坐在第一排正中位置上。凡是上大课或看内部参考片什么的我一律大大方方选个好位子，从不掩饰这种欲望，不像有的人空着好位子不坐专捡犄角旮旯不得看

的地方坐。班里有一位羞涩得像个小姑娘似的男生就是这样，我总看着他可怜，但我无论如何也劝不动他离开那个蹩脚的地方，仿佛离开那儿，他就会裤子掉下来。

那天，不知为什么我脑子里无尽无休缠绕着“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这句话，又由此联想到老庄的“形如槁木，心如死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想着想着，竟至飘飘然起来。也许是由于老先生正在讲释禅宗的缘故。

我很喜欢听别人谈佛论道。我并不真信那玩意，只是想从中吸取那种看破荣辱、清心寡欲、超尘拔俗、因任自然的静而达、淡泊而自持的超然境界。

我从没有像那天那么认真地听过课，眼神都直了。老先生很震惊，在他眼里我向来是那种调皮的而且能举一反三的学生。他不时地向我丢过来疑虑的目光，可我当时并不知道为什么。后来他讲到一指禅时就老举着一根手指头，我忽然想起一个比我大的女孩儿告诉我的这个动作所表示的最淫秽的意思，就是莫泊桑在《一生》中写的那个男主角强奸他家里女佣人时说的那个词儿。老先生一直举着一根手指头，我一直按捺不住地笑，一直到下课老先生向我走过来，一直到他站在我面前大喊一声：

“我建议你到校医院神经科去一趟。”

我刚止住乐，结果又乐起来，乐得眼泪都流了出来。他吓坏了。

这会儿我正坐在校医院神经科，并不是我听从了老先生的建议，而是因为那整夜整夜折磨我的失眠，这还不算，要命的是黑暗中隐隐传来的远处的火车轮撞击铁轨的哐当哐当的沉闷声，仿佛是山子的足音敲击着我的胸口，这简直要了我的

命。我的神或魂似的东西仿佛伴着这声音离我远去，于是我和我自己分离了。我不能再忍受这种折磨。

看病的大夫是位挺年轻的小伙子，脸文静得像个白雪公主，是那种绝对不知道大米白面多少钱一斤的男人。他用一个小镜子照我的眼睛，又用一个小锤子敲击我的膝关节和肘关节，还在我的脚心划来划去，然后就用一根手指头在我眼前晃悠，看我的眼神反应。我又差点乐出来，不过满处的白色叫我心里发凉乐不出来。他的手是温和的，他触摸我的关节或其它部位时总让我觉得他是个挺不错的丈夫，我差点就爱上他，要不是他说：“你正常得出奇，你正常无比，你什么毛病也没有你回家去吧。”我失望极了，我巴不得我有点神经病，好为我的失眠和无缘无故的自我分离感找个理由。

山子失踪了，我憋了一整天的话就都攒到晚上和 M 说。我说起话来总是很兴奋，由垃圾说到现代派艺术，由夕阳说到死亡与毁灭，由高雅的舞会说到可怜的私生子。我的兴奋点很高，尽管我已经很体贴自己地开始服用谷维素和安定，但那点药劲就如同一个弱小的女孩想拦住一匹受惊的疯马一样无济于事。我一直说到连夜风都开始安眠打鼾，一直说到嗓子没了声。M 很同情我，不时地过来代表山子在我额头上亲一下。我被激怒了：

“又是山子山子……”

“那我代表别的人亲你一下。”

“别恶心我好不好？没有。”

“我代表安徒生亲你一下。”

我受宠若惊，这位慈祥善良充满爱心的老人我是不能拒绝的。

“再代表尼尔斯亲你一下。再代表一休小和尚亲你一下。再代表……”

M 可爱极了，她想亲我就没完没了作别人的代表。

“代表小和尚，真是亵渎！”我对 M 无可奈何。

睡觉前我和 M 达成一项协议，让她带我到精神病医院去一趟。

“你觉得不正常吗？”她说。

“不，老师认为我不正常。我只想去开开心，跟大夫探讨探讨弗洛伊德是怎么回事。”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又像找到了一件什么开心的事兴奋起来。我坚定不移地相信，我能做得比精神病人还像病人，到底看看这位弗洛伊德先生使用什么方法了解人的心理和潜意识。一种恶作剧的快感使得我两眼光亮照人。这种兴奋一直持续到我迈进精神病房 M 被砰地一声关在铁门外面——我傻了或是明白了。看病的老头先把门拴上，让我坐在一把由铁链子捆得牢牢的椅子上，从眼镜上边望了我足足五分钟。我吓坏了，真的目光呆滞、语无伦次、茫然不知所云起来。我拼命狂喊：“我只想来开开心，我要出去我害怕。”他什么也不说，只拿一个什么家伙往我太阳穴上一点，我就成了木头。

在 M 的苦苦解释下，我才被释放出来。临走时我只送给那老头一句话：“你是一只猪。”

他这时反倒笑眯眯望着我：“姑娘，我钦佩你的献身精神，你的疯劲儿大有前途。欢迎你来探讨。”

但愿我一辈子不再来。

四 山子的回归

在一个狂风尖叫的夜晚，山子回来了，他带着满身寒气和满脸忧郁卷入我家的屋门，我的心跳一下加快到足有一百五十下。

“山子你去了哪了，山子？”我的泪流下来。

山子消瘦极了，进了屋就直奔沙发，重重地坐下去就忙着一支支吸烟。

“你去哪儿了山子？”

“我哪儿也没去，也可以说走遍了整个世界。”他的眼神、语言和以前不一样了，深邃得像个哲人。

“山子，我想你……”我把手环在他的肩上和脖颈上。他闷头吸烟却不再看我。

“山子，你不要太压抑，我知道不是你干的，山子！”

“我知道是谁。”他吐着烟圈，从烟圈里看我仿佛透过“五倍”望远境那么遥远。

“这么多天你在哪儿山子？”

“我知道是谁！”

“我不在乎是谁，只是想你山子。”

“我知道是谁！那个杂种、伪君子，他早就该和我妈离婚。”

“我真的不在乎这些。”

他向我瞪起眼睛，我向后退着。以前那眼巴巴望着我的痴劲儿哪去了？那对异性的不加掩饰的依恋哪去了？那温憨童真的山子哪去了？哪去了山子的童真温憨？哪去了不加掩饰的对异性的依恋？哪去了痴劲儿望着我的眼巴巴的眼睛？

在弥漫的烟雾中，他像个真正忧患意识者那样目光深邃地给我讲了一个神话故事：

在远古时候，一个遥远荒芜的国度有一个智慧的男人，他绝顶聪明，连上帝都看不透他的智慧。村寨里有个很先进的约定俗成的法律：一个男人只许和一个女人通婚，直到这个女人死去。但这个智者非常不幸，他的配偶是一个石头造的女人雕塑，她永远没有热气也永远不会死去。他乞求上帝给他一个有热气的女人。但村寨里的臣民都嘲笑他违背了那个约定俗成的法，他自己也觉得羞愧难当。可是后来他还是感到不公平，别的男人都有自己的热乎乎的女人。于是他向上帝讨了一个女儿，他对女儿爱护备至。女儿出脱得又高大又丰满。在女儿长到初次有了那种成熟的标志后，他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的欲火，在一个寒风彻骨的夜晚，他离开他的石头女人，爬到女儿柔软的细嫩的身上……

上帝并不知道这件事，他只看到他的臣民井井有条按部就班地生活很满意；臣民们看到这个智者死心塌地守着自己的石头女人也投来钦佩的目光。智者也就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生活下去了……但终于有一天上帝在闪电的时候发现了这个秘密，它为自己的心安理得而惭愧，并感到自己存在的虚伪，于是打一个撼天摇地的雷，把这个虚伪的智者劈死了，可上帝自己却依然存在下来……

夜已经很深了，M 过来问我们要不要吃点什么。我让她去睡，这些天她已经精神起来。

“我走了。”山子到门厅穿那件满是灰土的长大衣。

“你去哪儿？”

“我不知道。”

我拍着他身上的尘土：“山子你要再来呀，山子。”

“不了。谢谢你小主人。”

“山子，我没有奴役你我爱你山子我怎么是主人？”

他用手指着自已的太阳穴：“是这儿的主人。”

我明白了，什么全没说，让他走了。

山子学会了思考却不愿再来找我。也许是他不愿回忆自己低幼时的事。他走了，山子；山子，他走了……

五 我真的病了

山子失踪那些天，尽管我魂不附体，神思恍惚，但我相信即使山子远在天边他也是我的；现在山子回来了，却永远离开了我。这让我深深陷在一种无法排遣的忧郁之中。我脚下发飘眼眶发青头疼欲裂。

我想去校医院要点“安定”什么的。家里的那一小瓶尽管我万分节省地舍不得吃，但还是被慢慢蚕食了。可是到街上的药店去买，那简直需要比一口气吞进一整瓶“安定”更大的勇气——售货员会用一种同情无比的眼光凝望着你，然后开始用万般柔情的语言开导你想开些，这个时候你不是一名忧郁的失恋者就是个确定无疑的癌症患者。这真让我受不了。

“怎么了？”校医院的小大夫问我。

“头疼。”

“吃点 APC 就好了。”

别管你头疼还是屁股疼，只要沾“疼”字就打发你去吃 APC，这是校医院的传统。

“只要不是毒药就行。”我真的让头疼搞得连喘气都累。

大概是我的胃不吸收 APC 中的阿司匹林和那非西丁，所以吃了老想吐，后来又开始一个劲儿地打哈欠，打了足有一百八十个，再后来又开始一个劲地吐唾沫，那一天吐的唾沫足有一条河。

课我是上不了了，我找到先生告假，就是那位讲授禅宗的老头。老先生是个很倒楣的人，又怕烟熏又怕尘土又怕怪味，更怕寒气，一年四季总得有四分之三的时间出门戴口罩。

他一听我请病假马上兴味十足地跟我探讨起来。那天我的确连睁着眼睛都困难，根本没心思掰开揉碎地述说病症细节。我于是不管他说什么或问我什么都举着一根手指头，做一指禅动作，什么意思自己想。他讲过，一指禅具有这个功能，通过静虑能够顿悟，然后达到一个超然的境界。我并不想让他或自己顿悟什么，只是从古人那儿偷了个省气力的办法。

他有一种和别人述说病情的癖嗜，经常的一走上讲台就先来一段，好像惟此心里才舒服。上次说的那段是得了肠炎，三天三夜没吃没睡，躺在床上打点滴。现在他正跟我述说一走路就头晕一上楼就气喘的事。我做一指禅状听着，先生之言不可违。可惜，他忘记了病症的名称，因为那是一长串夹杂着外文字母的名称。他真时髦，连生病都得外国病。我想跟他说我得的是最大众化的最下里巴的病，可是我的确一点劲也没有，什么都没说。